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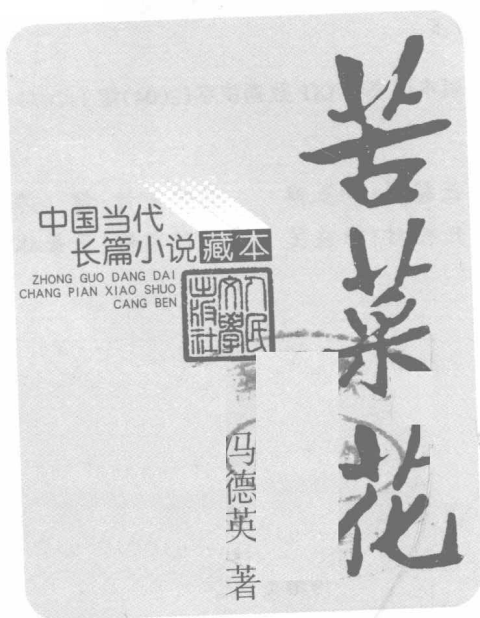
苦菜花

中国当代
长篇小说藏本

ZHONG GUO DANG DAI
CHANG PIAN XIAO SHUO
GANG BEN



冯德英 著



中国当代
长篇小说

ZHONG GUO DANG DAI
CHANG PIAN XIAO SHU
CANG BEN



马德英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菜花/冯德英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
ISBN 7-02-004891-9

I. 苦… II. 冯…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2673 号

责任编辑:胡玉萍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杨益民 责任印制:王景林

苦 菜 花

Ku Cai Hua

冯德英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9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 插页 3

195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02-004891-9

定价 24.00 元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为了较完整地展现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源流和那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面貌,我们特编辑出版“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

一、丛书以我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选拔本”和九十年代出版的“红色经典”系列作品为基础,尽可能地集纳更多的优秀作品。

二、丛书作品出版时间,大致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间,个别多卷本作品的出版过程较长,超出了这一时段。

三、由于多种原因,一些作品曾有多种修订本,此次出版,选其较优版本,并参照其他版本进行校勘。

四、谨向对丛书出版给予支持的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致以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4年12月

主要人物表

- 母亲——冯仁义的妻子。
- 娟子——全名冯秀娟。母亲的大女儿。共产党员。后为区妇救会长。
- 冯德强——母亲的大儿子。共产党员。八路军于得海团长的警卫员，后转业为县儿童团长。
- 冯德刚——母亲的二儿子。
- 秀子——母亲的二女儿。村儿童团长。
- 冯仁义——母亲的丈夫。共产党员。
- 姜永泉——区委书记。娟子的丈夫。
- 冯德松——母亲的侄子。初为王官庄党支部书记，后担任区长。
- 兰子——德松的妹妹，共产党员。
- 七子——农民。共产党员。
- 王长锁——长工。杏莉母亲的情夫，后两人正式结婚。
- 杏莉母亲——原为汉奸特务王秉芝的妻子。
- 杏莉——王长锁和杏莉母亲的私生女。冯德强的未婚妻。
- 花子——共产党员。后为王官庄的妇救会长。
- 老起——长工。花子的丈夫。
- 四大爷——花子的父亲。
- 老德顺——王官庄的村长。

- 婵子——娟子的姨姐，汉奸杨翻译官的姘头。
- 于得海——八路军某团团长，后为东海区司令员。
- 柳八爷——原为一股流寇式的农民暴动武装的领袖，后为八路军某团收编，担任营长职务，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 老号长——该团团部号长。
- 于水——于得海的儿子，团政委的警卫员。
- 王东海——八路军某团班长、警卫排长，后提升为连长。花子的未婚夫。
- 马排长——柳八爷部下的排长。
- 纪铁功——八路军某部兵工厂主任。共产党员。
- 赵星梅——纪铁功的未婚妻。区妇救会长。
- 白芸——八路军某团卫生队长。原王官庄小学教员。
- 王唯一——王官庄大地主，汉奸，伪乡长。
- 王柬芝——王唯一的叔伯弟弟，日伪派回王官庄的汉奸特务。
- 王竹——王唯一的儿子。伪军中队长。
- 玉珍——王唯一的女儿。
- 官少尼——王官庄小学教员，王柬芝手下的汉奸特务。
- 吕锡铅——王官庄小学教员，王柬芝手下的汉奸特务。
- 淑花——王柬芝的小老婆。
- 庞文——日军大队长。
- 杨翻译官——庞文的翻译官。
- 孔江子——伪军分队长。玉珍的情夫。曾投诚过来，后又叛变。

楔 子

在山东昆崙山一带，到处是连绵的山峦，一眼望去，像锯齿牙，又像海洋里起伏不平的波浪。山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繁茂稠密的草木，人走进去，连影儿也看不见。

春天，大地从冬寒里苏醒复活过来，被人们砍割过陈旧了的草木茬子，又野性茁壮地抽出了嫩芽。不用人工修培，它们就在风吹雨浇和阳光的抚照下，生长起来。这时，遍野是望不到边的绿海，衬托着红的、白的、黄的、紫的……种种野花卉，一阵潮润的微风吹来，那浓郁的花粉青草气息，直向人心里钻。无论谁，都会把嘴张大，深深地向里呼吸，像痛饮甘露似的感到陶醉、清爽。

夏天一到，这青山一天一个样，经过烈日的曝晒，骤雨的浇淋，那草木就蹿枝拔节很快地长起来，变得葱茏青黑了。这时，山地里一片青纱帐起，那些狼呀山猫子呀野兔子呀……逍遥自在地活跃在里面，就像鱼儿游在海洋里那样。

到了秋天，几阵凉风，几场大霜，草木枯萎了，但它们成熟了的种子，却随风到处散播，传下了后代。

一场大雪，给山野盖上了被子——过冬了。惟有松柴树不怕寒冷冰雪，依然苍葱地站在白皑皑的雪地里，随着凛冽的西北风，摇晃着身子，发出尖厉刺耳的呼啸，像是有意在蔑视冬天。人们传说，松树所以四季常青不怕冬，是因为当年唐僧取经时路过山上，急着逃避妖怪的追赶，不小心被松树枝划破了胳膊，松树针上沾了唐僧的血，从此它就长生不老了。

在数不尽的山洼里，山坡上，山麓下，点缀着如同星星一般的村庄。村子的大小不一，有一两家三四家的，有十几家几十家的，

也有少数一百家以上的。村子的周围都长满了树木,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只要看到远处一片灰蓬蓬的树林,那就是个村庄了。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真是一点儿不假。这里的人们一天到晚同山打交道,就连说话也离不了“山”字。他们称打架叫“打山仗”,孩子丢了东西就会告诉母亲:“我满山找也没找到。”母亲责备调皮的孩子,就会喝道:“你满山跑什么呀!”

然而,尽管这么多的山,这么多自然生长出来的财宝,就像这么大的地球上而仍然有人没有立足之地那样,有的人还是没有柴烧。难道说,这荒山还有主吗?奇怪得很,就是有。

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任意在肥沃的山地上,繁密的草木中,埋上一块石头,做下一个记号,就可以庄重地宣布:这几个,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几千个山岭,属于他私有了。从此,别人再休想去动一草一木,掘一筐土、搬一块石头。

这就是法律!天经地义的法规啊!

人们苦,苦难的人们啊!

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深山里,用双手在乱石荆棘中开拓求生的每一寸土地。父亲折断了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汗,儿子从那双干瘪如柴的手中,接过残缺的镢头,继续着前辈的事业。

这样一代一代经过了许多年岁,才在笔直的巉岩上,开垦出和螺丝纹似的一块一垅的土地。这土地是人们的血汗浸泡而成的!这堤堰是人们的骨头堆砌起来的!

人们像牛马一样地劳动着。赤着双脚,在荒芜嶙峋的山峦上,踏出一条条崎岖的小道。他们用麻袋将粪料一袋一袋扛到地里,用泥罐子提水,浇灌着青苗。这一切都是和浑浊的血汗交融着进行的呀!在漫长的岁月里,孩子很少能见到父亲。因为当他还在睡梦中时,父亲就起身顶着满天星星上山去了,赶晚上父亲伴随着月亮的阴影回来,那时候,抓了一天泥的孩子,早又紧紧地闭上了困乏的小眼睛。可是

劳动所得的果实,却要大部分送给主人,因为这山是人家的呀!

长期痛苦生活的磨难和有权势人的不断迫害,使这些贫苦的人们具有一种能忍受任何不幸的忍耐力,他们相信该穷该富是命运注定的,自己是没有力量也没有权力来改变的。他们像绵羊一样驯服,像豆腐一样任人摆布。

对于天下大事他们是很少知道,也并不想知道。因为从古至今不管怎么变化,不管哪个派别来,都要纳税交粮,少交一粒也不行。

这里七八个村子为一个乡,人们就知道乡公所是衙门,是决定他们死活的机关。大多数人在受了屈辱和压榨后,就用祖上传留下来的忍受惯了的卑屈性情忍受下来,不敢去告状。他们知道,“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句话的意味。他们也看到,有些人在屠刀按到脖子上的时候,绝望地挣扎着向刽子手扑去。可是得到的下场是何等的悲惨!不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就是走这两条路:一是逃到深山野林里,结合一伙同命运的人当“红胡子”^①,专门打劫富豪枪杀仇人;一是奔跑至关东^②去谋生。

被逼上山的“红胡子”一天天的多起来,在人们忠厚善良的心胸中,慢慢地爬上了一个东西:“懒汉争食,好汉争气”啊!这是争气的好汉子!这东西深深埋藏在他们的肺腑里,不易起动。只有抽动了它的导火线,它才会天崩地坍地爆炸。

第 一 章

秋天了。漫山遍野发了黄,是收割庄稼的时节了。今年的雨

① 红胡子——是群众对被迫逃到深山野林中中和财主作对的人们的称呼。统治阶级则称他们是土匪。

② 关东——即东北。

水频,这是山地最喜欢的。谷子被饱满坚实的大穗儿压弯了腰,随着微风,一起一伏地荡漾着。

庄稼长得真好啊!可是,人们的心里像铅块一样重。因为日本鬼子占了县城,汉奸、特务、伪保安队经常出来胡作非为,除了地租田赋之外,又加上了什么“维持费”、“保安粮”等苛捐杂税,日子越过越难了!

在山坡上,一块狭长的谷地里,有两个女人,正在割谷子。干枯的谷叶儿,相互摩擦着,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谷根儿带起的尘土,飞扑到她们的眉毛上、头发上。天气还真有些热呢。她们不断用衣袖揩拭额上和流到脸腮上的汗珠,把滑到脸上的散发理到耳后去,也时常交换着一两句话语。但从不停止手中的活计。

割到了地头,她们站起来,其中一个年老的说:

“娟子,歇会儿再割吧!”

“你歇着吧,妈!俺不累。”娟子说着,擦擦额上的汗珠,把掉到胸前来的那根又粗又黑用红头绳扎的结结实实的大辫子,敏捷地甩到身后去,又弯下了腰……

母亲实在是累了,她怜悯爱惜地看着女儿从容的动作,和那已被汗水浸湿贴在前额上的几缕头发,叹了口气,疲倦地坐在堤堰的野草上。她撩起衣襟,擦着汗,扇着风。那堰上的一棵柿子树像伞一样撒开枝叶,从树叶儿间的空隙中透进来的光线,斑斑点点地洒满母亲的全身。

母亲,她今年三十九岁,看上去,倒像是四十开外的人了。她的个子,在女人里面算是高的,背稍有点儿驼,稠密的头发,已有些灰蓬蓬的,在那双浓厚的眉毛下,一对大而黑眸的眼睛,陪衬在方圆的大脸盘上,看得出,在年轻时,她是个美丽而和善的姑娘。现在,眼角已镶上密密的皱纹,本来水灵灵的眼睛失去了光泽,只剩下善良微弱的接近迟钝的柔光,里面像藏有许多苦涩的东西一样。在她那微厚的嘴唇两旁,像是由于在忍受着巨大的疼痛,而紧闭着

嘴咬着牙不呻吟似的，有两道明显的弯曲的深细皱纹，平时，她的嘴总是这样习惯地闭着。在她的下颚右方，长着一颗豆大的黑痣，像是留给幼儿好找妈妈的标记，也在发着显眼的善良光彩。

歇过一会儿，母亲走出树阴，用手遮着从块块的浮云缝隙射出来的刺眼的阳光，看看太阳快到正南了，该回家吃午饭了。她朝谷地里走去。

已经看不到女儿的影子，她心里说：“就不知道累，看割这么远了。”她顺着女儿割出来的趟子走去。发现女儿的镰刀放在一堆割倒了的谷子上，人却不见了，她就接着头向前割去。……

“她上哪去啦，怎么还不回来呢？”母亲割了一会儿，一面自语着，一面把自己挑的和女儿挑的谷都捆好，可是还不见娟子的影子。

母亲焦急地向四周巡视一番也没找见，就大声叫道：

“娟——娟子——”

“妈，我在这呢。”娟子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突然出现在母亲身后，笑嘻嘻地说。

母亲急忙转过身来，爱惜并略带责备地说：

“看你，上哪儿去啦？天晌了，没看见？”一见女儿头上粘有“草狗子”^①，忙用手给她摘掉。

娟子有些犹豫不安，她看看母亲，带点撒娇地说：

“妈，你先回去好啦。俺，俺还有点事呢！”

“噢！什么事，这么要紧，连饭都不吃啦？”母亲有些吃惊。这时，她才意识到，女儿头上为什么粘上只有乱草丛里才有的草狗子。又忙问道：

“娟子，你才到哪儿去啦，这长时间才回来？！”

母亲话里的怀疑和眼神中的恐惧，在娟子还是第一次遇到，这

^① 草狗子——一种高草梢上长的带刺的种子，一碰到软体东西就粘上去了。

使她更加不安。娟子为不能把一件事表明,而使母亲误会,又难受,又害羞,脸红到耳根,话声也更含糊了。

“妈,我,我没上哪去。”娟子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嘴真笨死了,“妈,刚才是……是德松哥叫我去有点事。妈,以后你就会知道……”娟子说着,头愈来愈低,声音愈来愈小,一只脚无意识地向后搓着土。

“孩子,你今儿是怎么啦?”母亲见女儿的神情,心里愈来愈不好受,“娟子,你有什么事好瞒着妈呀?你,你可要正经……”

“妈!”娟子知道母亲是越想越不对头了,一见她已撩起前襟擦眼睛,忙抓住她的手,心里也不好受起来。她一想,把事情告诉妈妈吧……可不行!她又仰脸望着母亲的脸色,心里镇静一下,轻轻摇着母亲的手,亲爱地说:

“妈,你快不要瞎猜想啦,你还不知道自己的闺女吗?妈,你再说下去可把俺屈死啦,我也要哭了。妈,你相信我,俺做的全是正经事……妈,这以后——不,不多会你就会知道啦。妈,就求你答应我,叫我住会儿再回家吧。妈,行吗?妈,你说行,一定行。妈,你说呀!”

娟子的脸快靠到了母亲的脸上,就像小时叫母亲看看自己脸上有没有脏灰一样。

母亲有些迷惑地看着女儿,眼睛里的泪水在游移不定。她没马上回答娟子的话,轻轻把手放在女儿的肩上,又放在她的前额上,慢慢地抚摸着孩子的头发,端详着和自己相仿佛的脸型。看,这脸流露出的是多么天真可爱的神情,那水汪汪的大眼睛里充满了只有孩子对母亲才有的那种乞求讨饶。母亲想,现在她如果说个不,这脸马上就会像阴了天,那眼睛立时就会滚下泪珠,可是她要点点头,那脸就会笑得和花一样,眼睛就会变成碧清的两池水。母亲的心软了,她微微地点点头,轻声地说:

“去吧。如今世道不安宁,兵荒马乱的,要早点回家。”

女儿的背影一在视线中消失,母亲立刻又紧紧地锁上了眉头。做母亲的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吗?不,她完全知道,知道得很清楚。女儿是她一口奶一口饭,一把屎一把尿拉大的,形影不离地在自己身边长大的。娟子是个最知道干活的孩子,非常正经,连话都不多说一句,有什么事,从来不瞒着母亲。想到这里,母亲宽慰地舒了口气。可是她的心马上又收紧了。

孩子大了,有什么心事都能说出来吗?这半年她不是有时候夜很深才回家吗?母亲知道娟子是在一个远门侄子——德松家里,同他妹妹兰子一起绣花。可是有时娟子回来讲的一些话,很使母亲纳闷儿。

“妈,你说说,咱们穷人为什么这样苦呢?”娟子望着母亲问,像是好不平似的。

“那是咱的命不好呀!”母亲不在意地愁悒悒地答道。

“妈,这不对。妈,你再说穷人多财主多?”

“那还用问,自然是穷人多。咱村不也是吗?”

“那为什么多数人受少数人的欺呢?”

母亲随便支吾了几句。她不明白,女儿为什么提出这些很少有人问的事。

更使母亲难忘的,有一天晚上,娟子深夜回来,没一点儿睡意,脸上流露出少有的喜色,凑近母亲耳旁,悄声说:

“妈,你说像王唯一这样的人,该杀不该杀?”

母亲对女儿这个问话感到很惊讶,可是一想起往事,使她顾不得去管女儿为什么这样问,只是愁苦地叹口气说:

“那么你大爷一家是该死的吗?唉,会有那么一天?!”

“妈,会有。会来到的!”娟子很有把握地说。

母亲想前想后,心里有些明白,可又有些糊涂。她不自觉地又抬眼望望女儿去的地方,那儿是一望无际的在秋风中翻腾的山草和树木,一点儿别的动静也没有。她像为女儿的事放了心,可又像

有一种更大的不安情绪在压迫着她，使她觉得心里更加沉重了。

母亲看看天，天上大块的白云，在慢慢聚集起来，转变成黑色。一阵秋风从山头刮来，刮得那谷叶儿和母亲的头发一起飘拂起来。

母亲全身一阵紧张，她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就要降临了。

“怎么，老大娘走了吗？”

当娟子回到会场——长满各种一人多高的草木的山洼里，七八双担心询问的眼睛看着她，正在说话的姜永泉，代表在座的每个共产党员的心情，问了一句。

娟子朝大家笑笑，点点头，就在兰子旁边坐下来。兰子看样子比娟子还小些，长着一对机灵的灰色眼睛，两个圆脸腮老是红润润的，说起话来翻动着薄嘴唇，和喜鹊叫差不多。她抓住娟子的胳膊，急急地问：

“娟姐，你给大婶说了吗？”

“还没有呢。”娟子又转向姜永泉说：

“我是想，先告诉她，她一定怕得不行，闹不好还坏事。我等天快黑了再对她说，她一准会答应我的。嗨，俺妈就是心软，我要求她什么，她都会答应的。”

姜永泉看着娟子充满自信的神气，也赞同地点点头。他说：

“秀娟这样打算也对，老人是容易受惊的。这老大娘是个好人，我想她会答应的。”

“是啊，一百个错不了！”一个粗声粗气的声音，很信服地说。那是七子。

王官庄党支部书记冯德松对姜永泉说：“老姜，这事就按原来的打算办吧，我们家和娟子妹家是掩蔽地。你再往下说别的吧！”

“好。”姜永泉的脸上变得严肃起来，口气加重地说：

“今夜这次暴动，是咱们党的组织从地下转为公开的决死一

战！前面我也告诉了大家，不光是我们村，而是周围几十个村子都一齐动手干。上级指示，趁日本鬼子还没扎下根，咱们要先下手，把政权夺过来，攥在咱们手里，领导人民坚决抗日！只要咱们划算好，到时候不要慌，别看几杆土枪，几个手榴弹，也一样把敌人收拾干净！

“同志们！咱们盼望多少日子的武装斗争就要开始了！是每个共产党员拿出真本事的时候啦！”

“同志们！咱们决不能失败，一定要战胜敌人才行！”

周围七八个人的心全都怦怦跳起来。人们那被晒黑的饱经风霜的脸上，显出严肃而紧张的神情。

德松瞪大那双青春的眼睛，里面闪烁着充满信心和勇敢的光芒，看着姜永泉的每一个动作。娟子和兰子膀挨膀紧靠在一起，激动得脸直发烧，鼻尖上浮着一层细小的汗珠。七子袒露出毛乎乎的坚实胸脯，用力地抽着烟，烟袋发出吱——吱——的响声。……

静默一会儿，德松叮咛大家道：

“老姜的话大伙都要记在心里头。回去后再抽时间检查一下武器，别到时打不响。”

“好，大家还有什么话说？”姜永泉接上问道。“……没有了？好吧，就这样干！都要记住暗号，按分配的小组去行动。要保住秘密，外人谁也不能告诉。发生意外情况我告诉大家。秀娟，你回去好好劝劝妈妈，不行再想法子……”

“行，一定行。俺早寻思好啦！”娟子满有把握地回答。

娟子挑着一担谷走到场上，见母亲正在那里收拾割来的庄稼，因为天要下雨了。娟子抢上去帮忙，但被母亲制止了：

“快回家吃饭去。我自己行啦。什么时候了，不饥困吗？”

娟子瞅了母亲一会儿，笑笑；扭回身，走了。

秋雨前的冷风，一阵紧似一阵地刮来，横扫着落叶，戏弄着行人的衣服，令人感到寒栗，也有说不出的清凉。

母亲背着一捆干草，摇晃着往家走。

王官庄是个一百多户人家的大村子，四周都是山。村上的房子顺着南山根一条沙河排下去，像一条蛇一样睡在山麓下。母亲的打谷场，在村东头，而家却在最西北角上，后面紧靠着山，再没人家了。

街上乱哄哄的，人们都在忙着收拾东西。光腚的小孩子，成群结队地跑来跑去，叫闹个不停。那三五成群的燕子，飞得很低，互相呼应着，赶着风头，常常突然俯冲下来，追逐捕捉那些毛虫虫。遍地一片嘈杂声。

母亲被草捆压弯了腰，只顾低着头，艰难地走着，耷拉下来的几缕散发挡住她的视线，她也无暇去理它。突然，一阵马蹄子响和铃铛声，惊得她忙抬起头。

一辆搭着席篷、围着花花绿绿带穗缨的篷布、两匹大骡子拉着的大车，旋风般地冲到母亲跟前。母亲吓了一跳，慌忙向旁边一闪，连人带草倒在地上。

大骡子受了惊，猛地停住，大车掀起，可怕地震动了一下。车上立时发出种种惊叫和怒骂。接着，跳下两个歪戴帽子提着枪的伪军，其中一个脸上有麻子的，照母亲腰上就是一枪把子，骂道：

“你这老东西，眼睛啦……”他正要再打，一见在附近做活的人都拥了上来，就骂着回到车上。

于是，一声鞭响，车轮滚动，向南拐去。

母亲受了这一惊吓，腰上挨了打，气恨得眼睛也看不清了。她被一个女人扶起来，直直地望着那向南驰去的大车，心想：“凶煞神！又是向王唯一家去的……”她看着车后扬起的一片尘土，尘埃里有一个女孩子，东捡捡这，西摸摸那，老跟在大车后面转。那是谁呀？噢，母亲终于看清楚了，她是兰子。

“秀子，不抱你妹在家里玩，待在这干么呀？”母亲对着在院门口逗着妹妹玩的二女儿说着，一面放下草，接过两手向她扑来的两岁的小女儿。

“妈，俺姐叫我在看着点，不让外人进去。”秀子说着，机警地向外面巡视一眼。

“你兄弟呢？”

“去街上了。”

“快下雨啦，叫德刚回来吧。”母亲说着抱起孩子往里走。她被刚才的惊吓后的愤恨控制住，腰上还留着被枪托子捣后的疼痛，心里像有把草那样乱。她没注意到秀子开始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秀子愣住了。让不让母亲进去呢？姐姐吩咐不让外人进，有人来就咳嗽两声通知她，可是母亲是外人吗？显然，不是的。再看到母亲面带愁容显得很生气，她更不敢阻挡，也忘记了用暗号通知姐姐。母亲走进后，秀子就为难起来了。母亲叫她去找弟弟回家，不去吧，是母亲的吩咐，不好不听；去吧，万一有外人来呢？她真难住了。秀子瞪着大眼睛，皱起短粗的鼻子，虽然她才十一岁，但是看她现在这副神气，就像个成人在考虑重大问题似的。想了一会儿，她忽然笑了，忙把门悄悄关上，上了锁——让别人以为家里没有人，然后，向街上撒开了腿。

娟子是那样集中心思摆弄着那支陈旧的已被她擦去红锈的猎枪，母亲走到身后她也没察觉，直到她拿起那鼓肚的像海蚌壳一样的药葫芦，向枪里装药的时候，妹妹嫚子叫起来：“姐姐，姐姐！我要……”她才吃惊地抬起头，看到母亲的眼眶里，饱含着泪水，呼吸异常用力，全身在抽搐。娟子急忙迎上来：

“妈！你？是你呀！”

母亲全身像没有了筋骨，瘫痪地坐在锅灶台上，泪水顺着嘴唇